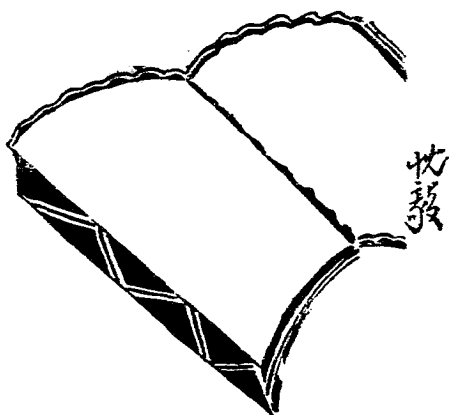


佛化小說

姚悔齋著

壹本緣簿



上海佛學書局印行

MG
I246.7
429
1

一 本 緣 簿

佛化
小說
一 本 緣 簿

山陽姚惠安著

轟……轟……轟。大炮的聲音。霹靂般震響。啞……拍啞……拍的鎗彈。像飛蝗似的在空中橫飛。南北兩軍。在孝感縣地方。開始接觸了。大道上。男男女女。個個現着驚慌的神情。手裏夾着包裹。沒命的向前狂奔。只聽那一片呼爺叫娘。覓子尋妻的。悽慘哭聲。連無知無愁的雞犬。也嚇得亂躡亂飛起來。

楊柳村。是兩軍炮火集中的地方。村上的居民。早已一闐而散的逃



光了。只有那東南角上。一間矮小的茅草屋裏。門還半虛半掩着。一個面容銷瘦。六十幾歲的老婆婆。睡在一只矮床上。氣喘着道。兒啊。現在軍隊已經打到門口了。你們還不逃走嗎。我病了這許多日子。精神一天壞一天。看上去已不會好了。你們何必呆呆的守着我。做什麼呢。

她兒子金士奇笑聲道。娘啊。你老安心養病吧。軍隊還離着遠哩。這是不不要緊的。只望娘的毛病。慢慢的好起來。那就好了。那老婆婆唉的嘆了一口氣道。你們雖有這番孝心。可是我已離死不遠了。橫豎我總是要死的。不如我看着你們走了。倒反放心。既然生在這個亂世。我已是要死的人了。由他來一刀一槍。把我殺了。還不值得麼。倘再連累你們受苦。叫我死亦不能瞑目了。而且你的媳婦。已經懷孕在身。要知不孝有三。無後

爲大。你也是個讀書的人。應當知道這個道理。金家的宗支。全在你們身上。你們對我這番孝心。我固然歡喜。但是能將金家的宗支保住。那才是大大的孝心哩。我看你們不必記念着我。還是快快的走吧。

金士奇道。娘的話何嘗不是。兒子那敢違拗。不過娘的毛病。現在這樣重法。叫我們怎能放心走呢。倘你老有個不測。那兒子媳婦。侍奉無狀的罪孽。不是更重了麼。而且這附近的幾十里內。都已炮火連天。沒有一片乾淨土了。在這槍林彈雨裏。好向什麼地方去逃呢。不如伴着娘親。同在一起。反覺心身安靜。請你老莫把這事放在心上。還是自己保重。靜心將養吧。等到實在危險了。我們再想法子逃走。還可來得及哩。

那老婆婆道。唉。只恨我這病生的太纏綿了。倘蒙菩薩見憐。叫我早

點歸去。那就好。免得眼看你們這樣兒呵。我的心裏。也是怪難受的。說時兩眶老淚。像斷線珍珠一般。撲簌簌的順着枕邊。直流下來。

金士奇同妻子梁氏。忙在床邊跪下道。娘啊。你老又怎麼樣了。將才好點的。爲什麼又悲傷呢。正說之間。忽聽砰的一聲。有人把門踹倒。擁進四五个滿身染着血跡泥土的武装兵士。手裏執着長鎗。惡恨恨的大聲喊道。你是什麼人。在這裏幹什麼的。金士奇忙上前哀求道。我們是此地的小百姓。因爲老娘生病。不能起床。所以沒有逃走。在這裏照應的。早有一個兵士。伸出手來。在他臉上拍的。就是一個巴掌。怒聲罵道。少要胡說。人家都逃去了。你好大膽子。還敢住在這裏。一定是敵人派來的好細。探聽我們軍情的。不如把你做了。來得乾淨。說時隨將手裏的長鎗舉起。

對准他的胸口。就要開放。旁邊一個兵士。上前攔道。老劉。我們且不管他是奸細。是什麼。把他帶回去。給官長辦吧。說時。大家在屋裏亂翻了一陣。就用繩子。把金士奇的兩手。背綁起來。連拖帶拽的。牽着走了。

到了行營的帳棚裏。經那個不知姓名的長官。嚴辭訊問了一番。知道他却是一個老百姓。這才把他鬆了下來。並關照他道。現在暫爲饒你一條狗命。罰到後方去做苦工。但是不許逃走。倘若私逃。定按軍法治罪。是要鎗斃殺頭的。金士奇心裏一嚇。牙縫還敢迸出半個不字來嗎。只好垂頭喪氣。拼着性命。跟在那強制拉來的人羣裏。去做輸送的苦役了。

可憐金士奇。本是前清一個不第的秀才。因爲生性孝順。早晚要侍奉老娘。所以困守在家裏。也沒出去遠游圖謀。就在本村上。設了一處蒙

館教讀度活。雖是住在鄉間。對於莊稼各事。固然是個門外漢。連稍重的事體。從來也沒做過。現在忽然被兵捉去。這真合上秀才撞見兵。有禮講不清的那句俗話了。忍着飢渴。去抬糧草。送子彈。還不算數。一不當心。尙要嚐一頓皮鞭子。和槍柄的滋味哩。金士奇一連抬了三天。已抬得精疲力盡。加之心裏時刻記掛着老母。不知現在生活存亡。又沒有吃喝。憂愁飢渴。聚在一起。不覺眼前一黑。一個筋斗。就向路旁的小溝裏。直跌下去。及至一覺醒來。只見自己半截身子。都浸在水裏。衣裳已被溼透。幸喜天氣不冷。溝水又淺。沒被淹死。隨就掙扎起來。爬到岸邊一看。那如狼如虎的軍隊。已不知在什麼時候。到什麼地方去了。再爬上岸來。向四面看去。只見那荒田裏面。同行人道。上橫七豎八。都是躺着斷頭殘足的死尸。多

少野狗野獸聚在一起。正在那裏追逐分食哩。金士奇這才將心放下。慢慢的向前走去。走了半天。不但不知家在什麼地方。連個人影子也沒有看見。一直走到太陽快要落了。只覺自己肚裏。饑火中燒。眼花腿軟起來。再也不能走了。只好席地坐下。暫且休息一回。不禁暗自想道。我總算死裏逃生。有了性命。不知家裏老母。現在怎麼樣了。唉。娘啊。你兒子已經逃了回來。就要見面了。請你不要盼望吧。他心裏一急。頓時精神興奮了許多。恨不得即刻趕到家中才好。隨就翻身爬起。忽然看見前面山坳裏。冒出一縷青烟。冉冉的升了上來。不覺暗暗驚喜道。好了好了。前面定有人家了。我且到那裏去。打聽一下吧。便毫不遲疑的。鼓起餘勇。向那烟處走去。

來到近前一看。果然是個人家。隨在門上輕輕的敲了兩下。裏面走出一個鬚眉蒼蒼的老者。金士奇忙上前拱手道。請問老丈。這是什麼地方。到楊柳村去。從那條路上好走。那老者驚訝道。哎呀。你可是問孝感縣的楊柳村嗎。離此地尚有一百多里哩。你這樣子是從那裏來的。要到楊柳村去。可有什麼事情嗎。金士奇道。因為舍下住在那裏。這次被兵拉夫。拉了出來。已將路途迷失。所以來請老丈指示。那老者道。唉。可憐可憐。現在天色已晚。怎能好走呢。不如且在我家暫住一宿。明天再回去吧。金士奇道。在下同老丈素昧平生。怎好打攪尊府呢。那老者道。這有什麼要緊。人到何處不相逢。你今天能到此地。也算有緣了。快請進來吧。不過荒山居家。沒甚款待。只有粗茶淡飯罷了。金士奇謙讓了一回。也就跟着走了。

進去。只見天井裏。長着幾十竿青翠可愛的長竹。迎風搖曳。不住的簌簌作響。來到屋裏一看。所有陳設的桌椅。都是野籐樹根做成。架上還堆着不少的書籍。小小的三間茅屋裏。佈置得甚覺古雅。絲毫沒帶一點俗氣。知道這位老者。乃是風雅隱逸之流。並非等閑之輩。隨坐下道。在下被難之人。承情挽留。心甚感激。還未請教老丈尊姓。今年高歲幾何了。那老者笑道。老朽姓林名伴梅。今年虛度七十三歲了。在少壯時代。也會在名利場中混過幾年。因爲我生性固執。不善逢迎。並未如心遂願的做一樁有功社會的事業。只飽嘗了不少苦酸的世味。所以對於那些名缰利鎖。心中早如槁木死灰。就把未了的手續。辦理清楚。來這荒山結廬而居。雖是無聲無臭。偷生在世。倒覺無罣無礙。心安夢穩哩。金士奇道。識時務者爲

俊傑。在這惡濁世界。本非君子當道之時。老丈能夠勘破世情。來這深山隱居。與野鶴閑雲爲伍。却是高人一等。林伴梅見他談吐風雅。甚是投機。隨笑聲道。像我這些老朽無能之輩。那敢自騫清高。不過做個安分守己的良民。與草木同腐罷了。我看先生。也是個讀書之士。尙未請問貴姓大名。現在是何貴業。金士奇道。在下姓金名士奇。從前也曾讀過幾年詩書。因爲老母在堂。未敢遠離。便在家裏教蒙度活。不意此次橫遭兵燹。離散在外。雖由死裏逃生。能見故鄉一面。不知老母生病在家。現時可能安全了。說時不禁眼圈兒一紅。幾乎墮下淚來。林伴梅道。唉。我不是說一句憤時妬俗的話。你看民國這十幾年來。那一年不是東爭西戰。何曾過過一天太平日子。那強盜式的官府。只知嘴上喊着悅人聽聞的廉潔口號。却

無往不用其極的加捐加稅。借着建設新政。解除人民痛苦的幌子。恨不得連背心上。也伸出八隻手來。搜刮民脂民膏才好。對於那民計民生問題。何曾有一事顧到。把自己私囊刮滿。還不算數。深恐小百姓仍不能完全死在他的手裏。復又拿人民血汗的金錢。養了成千成萬。變相土匪的軍隊。表面上是名正言順的衛國護民。實際上却是擄掠奸淫。屠殺民衆。擴充個人魚肉人民的地盤。所以現在弄成這個兵禍甚於匪禍。民不聊生的地步了。就以這次南北兩軍。忽然大戰起來。還不是爲作爭地盤麼。可憐炮火到處。田廬爲墟。也不知傷害了多少無辜小民的生命財產。由此地向南。二百里境內。都已變成一片焦土。他們也知道這段地方。已無物可取。在昨天夜裏。又轉到平靖關去了。這真是亂世人民。不及太平

鷄犬隨地隨時。都有家破人亡的危險。你能將性命逃出。已是萬幸了。金士奇道。在這入欲橫流。禮教失防的時代。發生這殘酷的兵災。却是末世應有的現象。雖由國家政治不良。在我看來。却是人民乖戾之氣所招。所謂欲知世上刀兵劫。但聽屠門夜半聲。天道變遷。全以人心爲轉環。奸詐欺罔。早將天和暗傷。那得不生出這班混世魔王來。窮兵黷武呢。實是因果循環。咎由自取罷了。林伴梅拍手笑道。是極是極。金先生。你這番說話。却是砭世鍼俗。挽回劫運的良言。老朽恨不能普向人間勸告。先生高人見解。真使我相見恨晚了。說時一個長髮覆額。十三四歲的小僮。提着一只水壺走來。將茶泡上。林伴梅道。金先生。你的衣裳已經髒了。我有現成的舊衣裳。不如就在這裏洗個浴。把衣裳換上吧。金士奇道。請老丈不必

費事。承情留住。不致露宿。已經感激不盡了。說時林伴梅已走進房去。取出一套半新舊的夾衣來。隨關照小僮。去燒溫水。金士奇將浴洗好。走了出來。見當中一只小桌上。已擺上三碗素菜。兩碗新炊麥飯。金士奇已是十多天不知飯味的人了。忽然聞見這馨香撲鼻飯香。頓時嘈虫上泛。飢腸漉漉起來。林伴梅道。老朽已素食多年。愧無精饈款待。心甚不安。只好請將就點吃一飽吧。金士奇道。這樣甚好。這才是肥濃腐腸胃。淡泊滋味長哩。林伴梅連連點頭。說時二人坐下來。一面吃着。一面慢慢的談了起來。金士奇道。此次兩軍交戰。不知老丈這裏。可感受着虛驚嗎。林伴梅笑道。此地名叫盤香谷。是大別山經過應山縣的一條別脈。山勢崎嶇。地方偏僻。在二十年前。本是無人顧問的一座荒山。老朽因見此山冷靜。才

來居住。所以現在山上。仍沒有什麼人家。因為四面都是亂石野樹。只有一條小道通行。可算有了來路。沒有去路。有了去路。沒有來路的地方。而且屯兵於孤險難援之區。本是兵家大忌。加之這些軍隊。名是同室操戈。互相殘殺。實是大張旗鼓。藉此洗劫。自然都向殷實的城池鄉村跑去。這荒山上面。莫說沒有金銀財寶。連一件值錢的衣裳。也尋不出來。他們怎肯來光顧呢。總算便宜了我。少受一次意外的驚嚇了。金士奇道。連年戰爭。國內已無一塊乾淨土。獨老丈這裏。能免於難。此地真是避秦亂的桃花源。雖煩囂的安樂窩了。林伴梅道。話雖如此。可是隨便何處。都有安樂地方。現時世界雖亂。只恨各人隨着惡浪翻滾。不肯放下罷了。怎能倖免最後一劫呢。只須與物無爭。自然與己無忤。能將惡根斬斷。跳出這個是

非圈子。安樂清涼的境界。就在眼前了。金士奇道。老丈這番禪機妙語。不啻當頭喝棒。發人深省。在下自愧駑鈍。不能解脫一切。實因慈親年邁。無人供養。故不敢生遯世妄想。林伴梅點頭道。菽水承歡。本是人子天職。你有這點孝心。定得榮昌之報的。當時二人將飯吃好。又閑談一陣。便各自安寢了。

次日金士奇天明起身。忙將早飯吃過。因惦念家中老母。便向林伴梅告辭一聲。林伴梅也不挽留。隨走進房去。取出一封信來。交給金士奇道。老朽有個朋友虞竹君。現任黃岡縣知事。已有多年未見了。此次府上地方。慘遭兵燹。諒已糜爛不堪。先生回府以後。如能未受重大損失。仍可安居更好。否則即煩往黃岡一行。將這信送去。一來我可藉此安慰老友。

秋水伊人之思。二來先生到了那裏。定有相當機緣。並且不會有負先生經濟文章之學的。說時又由懷裏掏出一個五寸多長的紙包道。這一點區區微意。是我送給先生。往黃岡縣去。做盤費用的。請勿推却。就收下吧。金士奇道。老丈這番盛情厚意。實令在下沒齒難忘。尊友信件。俟回家後。將俗事稍加料理。即行送去。斷不有悞。復蒙老丈顧念艱苦。賜以吹噓。心尤感激。至於盤費一層。那是萬萬不能受的。林伴梅道。金先生。請你不必客氣。難得我們天緣湊巧。氣味相投。總算結了一個新知的朋友。我住在這裏。留着這錢。也是沒有用處。現在算我借給你的。等你幾時有錢。再照數還我。不是一樣麼。金士奇見他出於誠意。知難推却。只好感謝一聲。收了下來。林伴梅隨將他送到山下大道上。將往楊柳村的路途。詳細指點。

出來。二人方才珍重而別。

金士奇好像暮鳥歸林一般。兩脚不停的向前跑去。恨不得一步跨到自家門口才好。只見沿途房屋倒塌。樹木歪斜。寬廣的田裏灣灣曲曲。都是挖的戰壕。處處仍留着兩軍惡戰。炮火轟擊的現象。不禁想起。在這硝煙彈雨下面。做那運送苦役的恐懼。有點心驚膽怕起來。一直走到太陽落山。仍未看見楊柳村的影子。暗想經過這許多路程。已應快到了。爲什麼連村莊的影子。還看不見呢。隨爬到土堆高處。順着熟悉的河道。慢慢看去。却已相隔不遠。就在眼前了。原來村上的房屋。早被炮火毀光。已非從前舊樣。所以不能認識。隨向自己家裏住的地方跑去。再留神一看。不由的哇呀一聲。急得哭了出來。原來家裏幾間遮風蔽雨的茅屋。已

經被火燒去。只剩一堆灰燼。若沒有庭前兩顆光枝禿葉的梧桐樹。長在那裏。連一點形跡。都已尋不出來。暗想老母妻子。定必葬身火窟。同歸於盡了。不禁呼天搶地。號啕痛哭。那附近人家。尙未逃了回來。金士奇在露天荒場上面。整整哭了一夜。也無人來解勸。

次日天明。金士奇已哭得力極聲嘶。精疲神散。暗想老母妻子的枯骨。一定藏在這灰燼堆裏。必得檢出葬下。才是。隨撐扎起來。將那未曾燒盡的焦木。一段段的拾出。又把草灰磚塊。慢慢的運在旁邊。心裏好比油煎火炙一般。說不盡的辛酸悲傷。一直忙到正午。連肚裏飢餓。都忘記了。不到一會兒工夫。果然尋出兩具。被火燒死的尸身。只見皮焦肉爛。肚穿肢離。本來面目。也看不清楚。只剩兩段四叉。血跡模糊的黑骨頭。金士奇

這一急。真是非同小可。直把那兩根骨頭。緊緊的抱着。哭得個死去活來。一連哭了有兩三個鐘點。方才止住。忙趕進城去。購辦了兩口棺木。着人抬了回來。收殮停當。便擇了一塊空地。埋葬下去。那村上的人家。聽說兵已退去。方才慢慢的復又逃了回來。看見金士奇守着那兩個土饅頭。已哭得不成樣子。平常大家住在一起。都是你來他往。親熱慣的。現在忽然看見他家。慘遭這樣橫禍。也覺心下難忍。不由的也陪着他。淌下同情的淚來。大家都跑來勸慰。那知金士奇。雖然知書識理。却是天性愚孝。任你百般解勸。總不能使他離開坟墓一步。大家知他這是出於孝心。便在坟前。替他搭起一角茅棚。給他遮蔽風雨。並且每天送粥送飯。來供養他的生活。

金士奇朝夕不離的住在這廬裏的草棚裏。一直守過七七四十九天。忽然想起林伴梅的一封信來。不禁暗自說道。唉。親恩難報。友義難酬。我這番能得重返家鄉。安葬母骨。皆是林老丈體恤之力。他託我代送虞竹君的信件。因我守孝的緣故。至今仍未送去。倘若失信。何能對得起這位生歿均感。深情厚義的恩人呢。隨將欲往黃岡送信的意思。對村上的。人說了出來。便僱了一隻小船。順着潯河向南駛去。這天飯後。行到離灞口不遠。聯珠港地方。忽聽前面有軍隊調動。封船應差的消息。船家那敢再向前進。加之金士奇是個驚弓之鳥。劫後餘生的人。忙命船家。揀個僻靜地方。將船攏岸。靠了下來。金士奇悶悶的坐在船艙裏面。甚覺無聊。隨走上岸來。閑逛一回。便沿着河堤。慢慢向前走去。只見遠山插雲。近水似

鏡。一輪紅日。已漸漸沉了下去。燦爛的紅霞。由西面反照過來。映在翠巒波光上面。更顯得氣象萬千。美景宜人。忽然看見前面。有顆高大柳樹。枝葉扶疎。在那晚風裏面。不住的搖曳擺動。隨走到樹陰下面。將腳立住。暗想這顆大樹。已經粗可合抱。定非近年之物。可見覓棟樑之材。必於深山求濟時之士。必於草野了。若此樹長在人烟稠密的地方。早已斧伐殆盡。充作廚下之薪了。何能這樣本固枝榮的。綠蔭匝地呢。金士奇立在樹陰下面。胡思亂想了一陣。大有感慨系之之概。隨轉過身來。對着樹本。上下細細的瞧了一遍。驀的看見樹孔裏。有一角黃布。露在外面。被風吹得不住的搖動。隨伸手進去。意欲拉了出來。看個明白。那知拉了一半。好像有件東西。墜住似的。甚是沈重。金士奇心中暗暗想道。難不成這裏面。還藏

着什麼東西麼。不覺一時爲好奇的心所沖動。便伸手去掏。及至掏出一看。乃是一隻布包子。隨手打了開來。只見裏面紅紅綠綠。白花的。都是洋錢鈔票。金士奇一見之下。不禁心裏又驚又喜。驚的是在這荒郊野外。人跡少到的地方。是誰把這許多銀錢。放在這樹孔裏。喜的是。我到衣不蔽體。食不充腸的日暮窮途了。居然得這意外的奇遇。想是天公見憐。放我一線生機的。從此生活有着。可以安心廬墓守孝了。便喜不自勝的。仍舊包好。隨又用手向樹孔裏一摸。復又摸出一本黃紙簿來。面上寫着福緣善慶。四個大字。再揭開一看。乃是一本摹修佛像的緣簿。上面寫了不。少善男信女。布施的姓名。金士奇不覺大吃一驚。周身的汗毛。一根根的。都豎了起來。暗自想道。哎呀。這一筆錢。原來還是衆人的善緣。並非遺金。

可比。我無錢爲老母妻子。修齋設醮。超生幽冥。已是罪深大逆。何能再取這三寶中來不義之財呢。那不是要自墮地獄了麼。罷罷罷。君子愛財。須當取之有道。壽夭窮通。命中早已註定。那是人力。所可強求得來的。不如暫爲保存。等有人來取。再行給他。倒也是件小小的功德哩。隨將布包藏在身邊。走回船去。

一連等了幾天。都沒人來取。欲想送去。那緣簿上面。又沒寫上寺院的地址。這才是正合上捧着緣簿。摸不着廟門。那句俗語了。只好靜悄悄等着。那船家見他。半途中止。不向前進。也不知爲作什麼事情。天天都是不住的追問。開船的時候。這天飯後。忽然看見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尼。急匆匆的走來。先在大樹四面。端詳了一會。便將手伸進樹孔裏去。陡然見

她臉上神色大變。現着恐慌的樣子。金士奇正欲上前詢問。她早低下頭來。直向樹上撞去。接着放聲大哭起來。金士奇忙跑上前去。一把將他抓住。問道。大師父。你爲什麼事情。急得這樣。那老尼哀哀的哭訴道。小尼是白雲岡觀音閣的住持。在兩月以前。小菴裏面。不幸遭了兵燹。佛像房屋。都皆毀壞不堪。所以往武昌漢口。那些大施主家裏。募化修理。仗着佛力保佑。費了一個多月工夫。已募到六百多元。那天回來。走到這裏。聽說前面路過軍隊。我心裏一嚇。恐怕錢被搶去。又無處躲藏。就用黃布香袋包好。藏在這樹孔裏面。那知今天來取。錢已沒有了。這錢是我磕頭膜拜。日夜辛苦化來的。現在錢既沒有。我定死在此地了。說時復又一頭向樹上撞去。金士奇忙攔住道。大師父。你且莫急。錢現在我這裏。我已等你五六

天了。說時將那一香袋的洋錢鈔票。同一本緣簿。拿了出來。那老尼一眼看見。忙伏在地上。連連磕頭道。感謝施主活命之恩。等將殿宇修好。定在大士像前。替大施主。祝福祝壽。答報大德。小菴離此地。只有二十多里。務請施主賞光。往小菴一行。好讓我供養一頓素飯。聊表感謝的心意。金士奇再三推辭。怎奈她苦苦勸邀。只好順從其意。將船資給清。隨他同去了。觀音閣前。老尼上前敲門。忽見一個中年婦人。把門開來。金士奇定神一看。不禁大吃一驚。原來不是別人。正是自己妻子趙氏。看官。這趙氏怎能未遭兵禍。逃到這裏來呢。這裏面却有一段前因後果。讓我慢慢的寫來。

原來金士奇自從那天。被兵拉去以後。他母親早已病得十分危險。

了。忽然看見兒子硬生生被兵拉去。心裏一急。頓時昏了過去。他的媳婦趙氏更是不消說得。已急得心如刀絞。兩淚直流。那知他母親合該壽不逢絕。這一急。竟急出一身冷汗。停了一刻。却甦醒過來。周身的毛病。居然好了。有六七分。趙氏忙去燒了一點開水。給他灌下。復又含着兩眶眼淚。勸慰了一番。那些如虎如狼的軍隊。看見他們這種悽慘的樣子。也觸動天良。心下不忍。都勸他們離開陣線。趕緊逃走。趙氏便將婆婆摺在身上。由兩個兵士。跟在後面。指出向那炮彈少的地方。慢慢逃去。一連跑了四十多里。可憐趙氏跑得。鞋襪洞穿。兩腳破裂。一直跑到日落。真是痛徹心肺。再也不能跑了。忽見前面有一所荒菴。趙氏忙趕上前去。將門推開。預備暫避一宿。那知裏面已經有人躲着。趙氏不禁膽怯。恐再遇見匪人。忙

回過頭來。向外就走。忽聽後面喊道。大娘大娘。你且莫怕。我是尼姑。也在這裏逃難的。此地並無別人。那邊不好去的。你快些回來吧。趙氏回頭一看。果然是個尼姑。這才將心放下。走了回來。這尼姑是誰呢。就是觀音閣的悟真。方由大洪山進香回來。第二天早晨。三人便結伴同逃。悟真見趙氏可憐。又知他無有妥善地方好去。便約他同往觀音閣暫住。趙氏知是一片好心。便答應下了。當時母子夫妻三人互相見了面。真是悲喜交集。恍如隔世。不禁抱頭大哭。真把悟真看得呆了。只是合掌當胸。口中連聲唸着。南無大慈大悲。救苦救難。廣大靈感。觀世音菩薩。

佛學書局
最新出版
佛化小說

小歷史
說
真西遊記

二冊

胡寄塵著

五角

新式標
點傳奇
歸元鏡

二冊

李圓淨標

五角

小人生
說
二少年

一冊

葉蓋塵著

二角半

海潮音
文庫
小說

一冊

一角八

故事叢
書
第一集

十冊

三角

小佛化
說
天真的仁慈

一冊

姚悔盦著

六分

小佛化
說
孽海紅蓮

一冊

姚悔盦著

一角

佛 化 小 說

壹 本 緣 簿

有 著 作 權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初版

◎每冊定價大洋六分

著 者 姚 悔 盒

上海膠州路七號

佛 學 書 局

電話三五五二四

上海國光印書局

滬西：麥特赫司脫路

上海佛學書局

開北：新民路國慶路口

各埠佛學書局

佛經流通處

分 銷 處

總 發 行 所

印 刷 者

發 出 行 版 者 兼

82

424158



KBC
G
246.7
29